光影人生

我与《射雕英雄传》

■郭文 文

在初中一年级的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,我因忘记带伞,放学后躲在学校图书馆里避雨。百无聊赖的我翻看着书架上的书籍,突然一本封面已经泛黄、书页边角微微卷起的《射雕英雄传》闯入了我的视线。

“这书好看吗?”我小心翼翼地问正在整理书架的管理员阿姨。她抬起头,眼睛亮亮的,“金庸的武侠小说是经典中的经典,肯定好看。图书馆就这一套,已经传阅好几届学生了!”

我翻开第一页,立刻被那简洁有力的文字吸引:“钱塘江浩浩江水,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……”不到十分钟,我就完全沉浸在那个刀光剑影、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里了。

雨停后,我便借走这本书回家看。

那时的我是个内向又自卑的孩子,因身材瘦小又戴着厚厚的眼镜,常被班上几个调皮男生取笑。每天放学回家,我都要绕远路避开他们。自从读了《射雕英雄传》,它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慰藉。我尤其喜欢书中郭靖这个角色,他天资愚钝却勤奋刻苦,最终成为了一代大侠。这故事,让我看到了希望,也让我开始模仿郭靖的坚持,每天早晨提前一小时起床背英语单词;体育课上不再躲在最后,而是努力完成每套动作。虽然进步缓慢,但感受到了成长的快乐。

“你今天又在看那本武侠小说?作业写完了吗?”母亲推开我的房门,皱着眉头问道。

“马上就看完了,妈!郭靖正在跟黄蓉学打狗棒法呢!”我头也不抬地回答。

母亲叹了口气:“你爸回来要是看见你这样,又该说你了。”

我这才不情愿地合上书,开始写数学作业。但脑海中全是小说情节,草稿纸上不知不觉画满的全是武功招式。

父亲是机械厂的厂长,对我期望很高。他认为武侠小说都是“不务正业”,应该多读科普书籍和名著。因此,每次发现我看《射雕英雄传》,都会严厉地训斥我。但他越是禁止,我越是着迷。我把小说藏在课本下面,在课堂上偷偷阅读;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继续看。那套书共有四册,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全部读完,然后又从头开始重读。

初中毕业那年,我鼓起勇气参加了学校的朗诵比赛。站在台上,我的双腿发抖,声音发颤。快要放弃的时候,想起了郭靖第一次面对黄河四鬼时的场景,他也很害怕。于是,我深吸了一口气,朗诵了一段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描写,意外获得了三等奖。也就是那一次,我因为与这本书相关的事情得到了正面反馈。

进入高中学业压力骤增,我的成绩在中游徘徊,父亲对此十分不满。一个周末的下午,他推开我的房门,发现我又在看《射雕英雄传》不复习功课,终于爆发了。

“你看看你的物理成绩,全班倒数!还有心思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?”父亲一把夺过书,我惊恐地看着他将书撕成两半。

我冲上去想抢救,但已经晚了,撕碎的书页像受伤的鸟的羽毛散落一地。那一刻,感觉自己的心也被撕碎了。“从今天起,不准你再看这些没用的武侠书!”父亲摔门而去,留下我在地上,一片一片地捡起那些破碎的纸页。

那天晚上,我在日记本上写道:“我恨爸爸,他永远不懂这本书对我意味着什么。”从那以后,我和父亲之间仿佛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。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,表面上服从父亲的安排去学习,但内心充满了叛逆和痛苦。

高考结束后,我勉强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。填报志愿时,故意选择了离家远的学校,想逃离那个让我窒息的家庭环境。离开家那天,父亲想说什么,但最终只是递给我一个信封,里面是生活费。我头也不回地上了火车。

大学四年,我很少回家。每次通话也是简短而客套的问候,从不深入交流。毕业后我在城市里找了工作,组建了家庭,与父亲的联系更少了。直到那个深夜的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“你爸,他走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颤抖着。我握着手机,突然意识到已经有大半年没回去看望他们了。

整理父亲遗物时,我在他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牛皮纸包裹。打开后,我的呼吸几乎停滞——那是一套崭新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比我初中时读的那版还要精美。书页间夹着一张纸条,上面是父亲工整的字迹:“儿子,当年撕了你的书,是爸爸不对。后来我去书店买了这套,一直想找机会给你,但总拉不下脸。你现在过得不错,爸爸很高兴。这套书就留给你吧,希望你能原谅爸爸当年的粗暴。”

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,滴落在那套崭新的书页上。

原来父亲一直记得,原来他早就后悔了。我翻开第一册,发现书页空白处还有许多铅笔写的小字,是父亲的读书笔记。他在郭靖刻苦练武的段落旁写道:“我儿也有这股韧劲”;在黄蓉智斗敌人的情节旁标注:“聪明,但不如诚实可贵”……

我抱着那套书,哭得像个孩子。二十年的隔阂,在这一刻突然显得那么可笑。他一直在尝试理解我的世界,但只是用了他自己的方式而已。

现在,这套《射雕英雄传》摆在我家书房最显眼的位置。我的儿子也开始对书架上的这本书产生好奇。“爸爸,这是什么书?”他踮起脚尖想要拿下来看。

西下的金色夕阳,透过玻璃窗洒在书架上,那套新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书脊熠熠生辉,仿佛在诉说着跨越时空的故事与情感。

我把他抱起来够到那本书:“这是爸爸小时候最喜欢的武侠书,讲的是一个叫郭靖的男孩如何成长为英雄的故事。”“英雄?像超人那样吗?”儿子眼睛里亮晶晶的。

“不完全是。”我翻开书页,指着扉页上父亲写给我的赠言,又添上了自己的话,“他一开始很普通,甚至有点笨,但他善良、勇敢、永不放弃。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

“那我能看吗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把书递给他,“不过要答应爸爸,看完后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个角色。”

看着儿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书走向沙发的背影,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在图书馆躲雨的少年。我激动地拿出手机,拍下这一幕,发给了母亲,附言道,“爸的书,找到了最好的传人!”

有些故事永远不会结束,它们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被讲述,被传承,被铭记。

岁月悠悠

打麦子

■宋振东 文

20世纪70年代末期,在农村老家读书时,由于家乡连年干旱,麦田又浇不上水,十年九不收,所以人们种植小麦的积极性不高,一般每家每户也就在自家的几分自留地里种植点小麦,好在过年过节时能够吃上一顿白面馒头。

有一年春天,雨水却特别多,我家几分自留地里种植的小麦长势也特别好,籽粒饱满,麦秆整齐,等到成熟后,收获和脱粒就成了大问题。

那时候,我的家乡生产力比较落后,都是用人工收麦子、打麦子。人们为了能够多得一点点麦秸秆,好留着烧火做饭或用来打草苫子,收麦子时,都是用人工把麦子连根拔起。拔麦子很是个力气活,没劲是不行的。那时我长得比较瘦弱,再加上岁数小,干活很不顶用,大人都拔两垄麦子到头了,我才刚拔过一个地边,就是这样还累得不行。

等把整块地的麦子都拔完后,再用地排车或小推车运到家里,然后用铡刀把小麦秸秆的根部切下来烧火和用来打草苫子,带麦穗的部分留下来脱粒。

那时候,村里空闲场地少,各家各户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用人工打麦子。一年当中,麦收后打麦子算是每家每户的大事了。首先,把带部分秸秆的麦穗摊开在自家院子里暴晒几天,然后用木条和木棍在麦穗上反复抽打,为了把麦粒充分打下来,人们都是中午天气最热的时候开始打麦子,天气越热越是打麦子的好时机,麦穗晒得越干,麦粒就越好打。

这样用木条和木棍在麦穗上反复抽打后,再用小型石头碾子在麦穗上反复碾压。几百斤重的小型石头碾子,用人力拉着,在摊着的麦穗上反复转圈圈碾压。父亲力气大,一个人拉着石头碾子在麦穗上转圈碾压,我瘦弱力气小,就和小我两岁的妹妹两人一组。

顶着炎炎烈日,冒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,拉着石头碾子在麦穗上转不了几圈,就会热得汗流浃背,头晕眼花,然后和父亲倒班,回到屋里歇歇脚,喝几碗放了糖精的甜味凉开水,一会儿再接着干。

那时白糖冰糖很难买到,老百姓也没有钱,只能买点几分钱一小包的糖精(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甜味剂),拿几粒放到白开水碗里去去土腥味。这样,经过几个中午拉着石头碾子对麦穗进行反复碾压,麦穗上几乎找不到麦粒了才算罢休。

每年夏天,用木条、木棍打麦子和用人工拉石头碾子反复转圈圈碾压打麦子,是我小时候必干的活计,虽然很热、很累、很辛苦,但是,我还是很想念、很期盼的。因为,在那个食物短缺匮乏的年代,每年只有夏天打麦子和冬天过年时,家里才会蒸白面馒头、煮咸鸡蛋,甚至买上半斤猪肉,这些平时都是很难吃到的好东西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津渡 ■张素萍

世相百态

偶遇

■竹天 文

那天去韬奋纪念馆,穿过车水马龙的重庆南路,走进万宜坊——这片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法式建筑小区,仿佛落入一个宁静世界。

幽长弄堂两旁矗立的独立联体别墅屋顶被双折坡红瓦覆盖,顶端老虎窗倾斜向外,外墙面是米黄色水泥浆拉毛,犹如吸音板一般将世间尘嚣隔离在外。

登阶入室,走入邹韬奋先生这位优秀新闻出版家曾经居住过的家,不免打量四周陈设,正当我定睛细观,楼梯上响起噔噔脚步声,一位斯文的年轻人疾步而下,“陈老师您好!”他似乎朝我这里打招呼。我的身后立即响起轻声问候,“老师您好!”

我侧身让步,回头看到进门小院台阶上站着两位女士。一位清瘦秀丽,穿着一件白色薄外套,下身一条浅黄色的裤子。尽管戴着一顶遮阳帽,眉眼间浮起的浅笑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她,“这不是燕子姐姐吗?”我脱口而出。站在她身旁的一位女士点头示意。

“燕子姐姐您好!”她颔首微微一笑。“我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。”自觉有点唐突,但还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。

“很高兴你还记得我。”善解人意的燕子姐姐哈哈一笑,美丽的丹凤眼略微上扬,泛起淡淡浅纹。

燕子姐姐在馆长的陪伴下参观展陈。而我的思绪一路飘回上世纪八十年代,那个电视节目占主导地位的时代。温文雅致的燕子姐姐是当仁不让的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台柱子。她的主持风格亲切舒服,一颦一笑赏心悦目。时尚大方的她还曾出演了不少电影——《邮缘》、《烦恼的喜事》……我也几乎是一部也不落。此后随着她结婚生女赴美发展,逐渐淡出影视圈。

不一会儿,我又幸运地与她在小院门口见面,我不由地又向她打了一个招呼。她莞尔一笑,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,爽快地说:“很高兴在这里又见面,让我们合张影吧。”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,连声说:“太好了!”

幽长的小巷里阳光照暖,小院桂花树静静地伫立在一角。在馆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,我和她在韬奋纪念馆门前留下了一张合影。

目送着她挺拔颀长的背影渐行渐远,那轻快有力的步履宛如三十多年前初见她走上舞台的时刻,“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现场!”

也许今天又是她的一次出场,虽然她已是花甲之年,但没有老态。

未曾想三十多年后,竟然在这里遇见儿时的偶像。有时候幸福就是这样不期而遇,好像在历史拐角处轻轻摇响了记忆的风铃,让人恍若在梦中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